

靜靜漂流的都蘭歲月

1

二十年來，走過西部山巒和村落，探訪記憶失落的童年村落，越走越遠越過中央山脈，迷失在荒煙漫漫的遙遠東海岸。一九九七年，輾轉來到遙遠東南海岸，忽而漫步在花東縱谷仰望翠綠山巒溪谷，忽而佇足在都蘭灣海岸瞭望藍色的天空海洋，思緒隨著山脈海浪擺盪起伏。凝視的那一瞬間，忘記是失落，還是徬徨，心靈深處渴望尋找一處沒有記憶、沒有過去的地方。都蘭灣的藍正好撫慰那片刻的飄渺空虛，讓遺忘變成心靈中的空白，都蘭灣的藍天碧海慢慢淹沒空虛的苦悶，不知不覺迷戀上那種藍色的遺忘過程中。回想許多年前，因為走訪的工作際遇，遠離城市的紛爭騷動只是想遺忘過去的記憶，踏上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旅途，思緒沈湎在村落與村落間的故事，片段段的人生際遇擦身而過，時而愉悅時而苦悶，時而不知所措，時而悠遊自在，許多文字記憶悄悄留在記事本中，化成一篇篇雜誌文章，記憶凍結在鉛印字體間。

那段歲月穿越台三線省公路，遊走關西、北埔、南庄聚落間，每當心靈感到疲累時，不自覺遠離城市到偏遠的山巒間，希望在丘陵山谷的偏遠村落間，尋找到短暫的喘息空間。幾年後，慢慢覺得這些村落還是太接近城市，太接近人群，決定遠走他方到更遙遠的世界，讓心靈在陌生的世界中慢慢變成空白的遺忘。那幾年，飛車穿越一座座村落，進入尖石鄉循著山路前往鎮西堡，在泰雅族的朋友家住了幾天，每天瞭望大壩尖山和綿延不絕的中央山脈，情緒才慢慢舒緩下來。中央山脈層層疊疊的山巒壯闊地往地平線延伸，思想跟著雲飛揚在三千公尺的山岳陵線上，思緒隨著每日朝陽升起在山脈的天際間，等待第一道曙光喚醒沈睡在黑暗中的心靈。

2

回憶年輕歲月裡的流浪，一九八九年跟隨一群朋友，背著被包從台北縣烏來鄉的福山村入山，穿越泰雅族森林越嶺古道小徑，翻越桃園縣境山巒在巴陵過夜後，隔天從巴陵繼續沿著中央山脈往南走，進入新竹縣尖石鄉的山林中。沿途漫步在不知是泰雅族人的小徑，還是日本人開闢留下的古道，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步道散發著百年前的古道上的鄉愁。在土徑上漫步時，心靈瀰漫著悠遊的思緒，彷彿是歷史時光隧道中的旅行者，穿梭時空、生命和記憶，探訪生命跨越思緒、情感和思想的意義。

傳聞百年來泰雅人和清朝官軍、日本軍作戰，戰役沿著小徑兩旁的山巒森林發生，隨行學歷史的朋友不斷敘述失落的故事。一九八九年我們有一個瘋狂的計畫「綠色縱走」，我們相信有一條不知歷史久遠的古道，曾經沿著一千五百公尺的中級山脈，穿越史前遺址、千百年來原住民部落的古道，路徑從烏來、巴陵、秀巒經過霧社，一直往南到屏東。連續數天在新竹縣叢山峻嶺的小徑行走，邊走邊聆聽自己的腳步聲沙沙地響著，慢慢發覺孤獨漫步是讓思想沈澱的時刻，森林裡的寂靜是激發心靈和荒野開始對話。也許常常漫步穿越森林小徑，走過陌生的村落，蠻荒叢林與村舍田野交錯而過的景觀，不知什麼時候，發覺這些記憶變成心靈深處的鄉愁。

3

許多年後，工作之餘喜歡開車四處遊蕩，沒有計畫沒有目的的追尋。常常開到沒路的野徑中，下車帶山刀開路往前走，爬上山巒高處瞭望，等待風從森林飄過，等待鷹與鳩從天空飛過。那是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的出走，走到天涯海角的盡頭，望著沒有人煙的荒野世界。靜靜等待山嵐悄悄在山谷間飄忽、流動，雲霧在樹林間瀰漫、翻騰，樹葉輕輕騷動、搖曳，微風輕輕吹起雲霧飄過山巒，雲霧緩緩淹沒心靈，等到思緒逐漸空白淨空，慢慢幻化森林的綠，轉化成天空的藍。

回憶新竹中學的求學日子，隨著生物老師楊良平攀登烏嘴山李棟山，從山頂往下望雲團漸漸往山上飄，下山時不知不覺走進雲霧中，彷彿是毛毛雨又像是霧

的濕氣籠罩在身邊，最後雲霧消失忽然出現亮麗的陽光，瞬間內心充滿愉悅，彷彿那一剎那穿越永恆。似乎是無法遺忘的記憶，這麼多年來，它不時從黑暗中浮現，向我召喚，帶著我遠離城市遠離人群，回到荒野的自然世界中。在那剎那間渴望的遺忘與喚醒的記憶，交錯重疊成爲一種割捨與斷裂的情懷，讓自己變成孤獨的狼，遊走在山巒間，學習認識陌生與荒蕪的意義，那樣的記憶，是一種生命底層翻騰的慾望。

4

越過卑南大溪，遼闊二公里寬的沙洲堵住河口，傳說三百六十五年前荷蘭帆船在河口靠岸的姿態，幻化成豔陽下蒸汽幻影。一六四三年荷蘭人搭著戎克船登岸，帶著士兵和火繩槍沿著河谷往上游走，穿越山谷間的卑南族和阿美族部落，往北追尋花東縱谷黃金路。一九九七年，翻山越嶺抵達台東，我開著一輛十年的福斯 Jetta 老車，遠離城市尋訪生命的出路，那年在花東縱谷口賓朗村裡，希望找到一處讓心靈棲息的短暫住所。

一九九九年底，生命到了騷動時刻，決定啓程到另一個地方。租了一輛三頓半的貨車，捆綁書籍和行李，前往東邊的藍色海岸。喜歡藍色，純粹是追尋心靈深處的誘惑，回想起高二那年四月在校園的梅花樹下唸著印度詩人泰戈爾詩集，抬頭看見樹梢的藍色天空，頓悟：「藍是生命的顏色，自由是追隨藍色的方向。」。車子穿越郡界的海岸，「郡界」地名兩個字讓人聯想遠走他方，到達國境南方的邊界。兩側的椰子林迎風搖曳，椰子樹間閃爍出現的藍色海洋輕輕擺盪，彷彿人在遙遠南太平洋的陌生島嶼，心想，終於到達生命邊陲的藍色海岸。

那天站在農舍前，抬頭看見雲在山邊飄，農舍後山坡相思樹輕輕搖曳，丘陵起伏後緊接聳拔的都蘭山。仰望蒼翠的綠樹竹林襯托藍天白雲，鷹鳴在山頂上盤旋發出一聲聲鳴，思緒跟著風跟著鷹在山巒間盤旋。聆聽山風靜靜吹著，鄰近的樹梢微微搖曳，感覺風在對話，敘述著神秘山村的故事。回頭往東望去，遠方山腳下的都蘭灣，蕩漾深藍色的光澤，輕微的浪濤聲緩緩湧進山頭，沙沙的低沈聲音彷彿是空山靈語。佇足在層層疊疊綠色光澤中，漂泊多年的漂泊思緒悄悄在

都蘭山巒中擱淺；凝視藍天藍海幻化的光暈，流浪多年的孤獨情懷，輕輕在都蘭海灣中擺盪不已。淡淡的愉悅隨著雲飄盪，思緒慢慢感染淡淡的綠和藍，慢慢發覺那是自由的顏色。

5

當腳步跨越雜草叢生的庭院，農舍多年沒人居住，門窗破舊不堪，鐵捲門早已腐朽。踏進屋裡，地上積滿淤泥，空氣中散發陣陣潮濕腐朽氣息，也許上次風雨留下的痕跡。空蕩蕩的房間，看不出主人的故事，站在中廳仰望，樑上有祭祀香炷淡淡煙燻痕跡。農舍是一條龍格局，中廳左右四間廂房，屋前有一條走廊連接兩側邊間的廚房和倉庫，廚房裡還有一座磚砌的灶，牆壁完好屋樑穩穩頂著屋頂，質樸實用的農家生活空間。走進側邊廂房，發現幾片屋瓦破了，裂縫裡看得見藍色的天，感覺那縫隙中的藍是瞬間斷裂逃脫的自由。

突然間，想在這裡留下來，雖然農舍門窗破舊，但是屋頂還可以擋住風雨，只要修修補補，夠住就可以。屋主同意後，找了朋友和僱工幫忙打掃整理，自己可以動手自己來。牆壁重新粉刷門窗修補，換過屋瓦更新電線和水管，庭院鋪上碎石子種上樹木綠籬，幾週後農舍煥然一新，左鄰右舍路過時，會跨步進來探訪。山村農戶是分散在山巒溪谷間，農舍與農舍間都隔著一段距離，平常各自忙著自己的農事，偶而擦身路過喊一聲打個招呼離去。「吃飽沒？」一句話丟在空中，聲音還沒消失，他人已經隨著摩托車聲「撲！撲！撲！」遠去。鄰居老太太偶而會送一些青菜或醃菜過來，有時候遇見寒暄幾句，當我外出時他會把東西掛在門把上，我也一樣把山下買的肉片，悄悄放在他們廚房的冰箱裡。當他們知道你是一個人獨居山林，用飯時間路過他們家，他們會抬頭叫住：「嘿…來阮家！一起吃飯罷！」

7

沿著屋前的小徑，穿越農田和果園，地上經常撿到瓦片，人類學者朋友說那

是史前遺址。那天漫步在森林裡，發現一整片石壁都是貝塚，許多石頭上都有史前人工鑿痕，推測那時候的海平面比現在高二三百公尺，農舍前面可能是海岸，山下的村落可能還在海底。鄰居是害羞沈默的農夫，唸過小學的他卻閱讀過許多考古書籍，熱愛收藏遺址石板。有一天他和考古學朋友，竟然用考古人類學學術名詞在聊天，學者朋友回去寄了幾本著作給他，又介紹一些朋友給他認識。隔天我們四個人，加上農夫的小孩，一起穿越果園、小徑和溪谷，一路探訪那些曾經棲息過的生命痕跡。小孩快樂的笑聲傳遍田園，一回東一回西跟著狗兒跑來跑去，三歲打赤腳的小女孩爬到石頭上又跳下來，毫不畏懼在田野間奔跑，突然間頓悟，那是自由的笑聲。

8

有些靈通朋友來過，說他看到一些不存在的影子，他問我，一個人住難道不害怕。三四十年來鄰近農戶在開墾農地，蓋房子挖地基時，偶爾會挖到石板、瓦片和石棺，他們會拜拜稱祂：「地基主」。閩南客家人的風俗中，農舍屋角都會供奉沒有神位的神，祂就是地基主。當我穿越田野時，感覺到冥冥中每片土地都有人棲息過的痕跡，不小心踩到瓦片或石板，我會沈默不語說：「對不起，借過！」。研究命理的朋友說：「這地方八字不夠硬沒辦法住，你的命盤是神木格，八字夠硬你能住也適合你住！」。割草工人有一天工作中突然喊不舒服，緊急要我帶他到台東市區去收驚，儀式進行中我靜靜站在一旁觀察人、神與巫交織的禱告。回家途中工人悄悄說，他看到五個影子告訴我他們的模樣，有一個紅衣服女人帶著兩個孩子靠近溪谷的空地玩耍，有一個老人坐在茄冬樹下看著我們，有一個看不清楚的黑影。有時候深夜回農舍，會遇到沈重的黑影壓力擋在前面，輕輕嗑嗽兩聲說：「我回來了！」。半夜聽見飼養的黑狗在叫，沈重的壓力飄進房裡，彷彿聽到有人說：「我回來！」，昏沈中翻身繼續睡去。數日後夜空佈滿星辰，寂靜中突然傳來唧唧的蟲鳴和蟬聲，庭院的池塘裡映著月亮，瑩瑩光輝中有股聖潔的氣氛籠罩，彷彿前世來過，乍然頓悟：「都蘭山諸神眾鬼棲息的地方，千百年來阿美族和卑南族稱它為聖山，也許我曾經是這裡的神鬼之一，經歷千百年漂泊後又回來，才会有那似曾相識的熟悉感。」

9

都蘭山中的夏日非常炙熱，想蓋一棟涼亭，二〇〇〇年颱風過後，撿了漂流木也買了一些木材，找二個朋友一起蓋涼亭。在東部耕作的農家，他們習慣在田邊蓋一座一、二坪大的小小涼亭或工寮，我想蓋一座兩層樓的涼亭，二樓可以瞭望海洋可以躺下來望著星空，樓下可以看書寫字用餐當客廳。蓋好涼亭，許多路過人問：「先生！你有在賣咖啡嗎？你這是咖啡亭嗎？」，有人問：「可以拍照嗎？」。幾年後搬離開郡界農舍，陌生的朋友問起那棟涼亭：「聽說那是一個藝術家的房子！你認識他嗎？」。當他聽到那個涼亭拆了，表情有點惋惜，答：「我搬到五線頂農舍，蓋了一棟新的！將來會蓋第三棟第四棟，涼亭是我的生活空間的作品。」。那是一種生活品味的堅持，每次搬家都會蓋一棟涼亭，不論是喝咖啡看書、聚餐喝紅酒聊天，需要一個心靈休息的空間。朋友勸說：「你應該買地蓋涼亭，每次蓋蓋又拆，或留給房東，不是太可惜！」，答：「人生隨遇而安，走到哪裡住到哪裡，不想被土地房屋綁住自由！何必貪戀或眷戀，人生有生死悲歡離合，人死財產富貴一場空，曲終人散隨風去，記得或不記得也罷！」

10

二〇〇四年七月計畫搬離開郡界農舍，八月遷往五線頂另外一棟舊農舍，墾荒除草整地挖水池作花園種花木，十月蓋了新涼亭蓋了書房，斷斷續續油漆房間整理庭園到年底。研究考古的農夫跟他太太過來一起幫忙，他們的孩子在荒廢庭園中穿梭奔跑，二個月後，我請幫忙的農家過來烤肉用餐，孩子天真問父親：「叔叔家的花園好漂亮，為什麼我們家沒有？」，父親愜地站在那裡不知所措，我：「你們喜歡，有空隨時歡迎你們來玩。」。那年父親節前，那位四歲小孩打電話給我：「叔叔，父親節快樂！」，電話中我聽到孩子媽媽和家人快樂的笑聲。

放暑假後，朋友帶著妻兒來訪，他們愛上涼亭，烤肉喝茶聊天，一個下午過去了，朋友說：「我一進來坐下，這裡真涼爽舒服，我哪裡也不想去，只想坐著這裡享受風和花園的感覺。」。跟房東說好，廚房後方浴室阻塞不能用，在楊桃

樹下的老廁所旁邊，搭露天浴室。用姑婆芋、美人蕉、蕨類圍繞當綠籬，幾個漂流木插在地上漆上土耳其藍裝飾。浴室沒門沒牆只有巨大石頭與姑婆芋葉遮掩，地上鋪著石板和碎石，種上蕨類和鹿角草，連漂流木也種上山蔬，朋友問：「下雨怎麼洗澡？」，答「雨是自然的蓮蓬頭，怕冷加點熱水就好！」。隨手採了一些涼亭邊種的香茅草，煮一大鍋香茅水，朋友妻子聞到香味先泡澡去，我們繼續聊天，接著孩子和朋友都輪流去泡。當醫生的朋友妻子說：「泡香茅澡真舒服，在露天的檜木桶中，環繞著姑婆芋真美真舒適！你很懂得享受生活！」。我想赤裸裸在山林中洗澡，即使雨落在頭上，那種感覺才自然。不曾跟人提起，颱風雨中挺身站在庭院，讓赤裸裸皮膚接受風雨的沖刷，讓雨水從頭流過胸膛流到腳下，那種雨水撞擊刺痛的感覺是生命洗禮的體驗。

11

漂泊的歲月，生活越來越簡單，每三、四年搬一次家，越搬越遠離城市，從小村落旁的房舍，搬到山區偏遠的農舍，最後落腳在村莊四公里外山林空屋。農舍在荒煙蔓草的廢耕山園中，方圓一公里外沒有其他農戶，偶爾會有雉雞山雞路過庭院「嘰嘰咕咕」，雨季來臨彌猴群會遷徙到屋旁溪谷「嘎嘎呱呱」，每天大上午大冠鳩飛過天空發出一聲聲長鳴，孤獨地凝視聆聽這一切自由的生命意象。暗問：這些年的漂泊尋找，何處讓生命擱淺的地方？不停遷徙流浪，何時讓自我放逐意識安頓？也許在這裡住三年五年八年後，突然有一天想要出走，出發離去。

在都蘭歲月的靜靜漂流當下，慢慢尋思頓悟的腳印，每一步走過的痕跡彷彿是印刻在心靈的意念。不停地遠走流浪，也許是迷戀異鄉漂泊的感覺，不斷地遷徙遊蕩，也許是渴望遠離塵世的生活。隱居都蘭山的荒野農舍中，佇足沈思，是偶然擦身路過的心情，沒有寄託也沒有牽掛，只是一種心靈片刻的停頓，停頓彷彿禪宗頓悟的空，空是色是在是有是無。這一切，彷彿坐在車廂裡，一望無際的田野山川警惡漂流而過，突然想中途下車，瞭望著陌生的風景，思索一些在夢中反覆浮現的故事。也許有點熟習卻又不知在哪裡的陌生感，淡淡在異鄉漂流的無所事事，是心靈身處的秘密。